

佳作背后

山川秀润 笔墨华滋

——陈秋生黄山风景画品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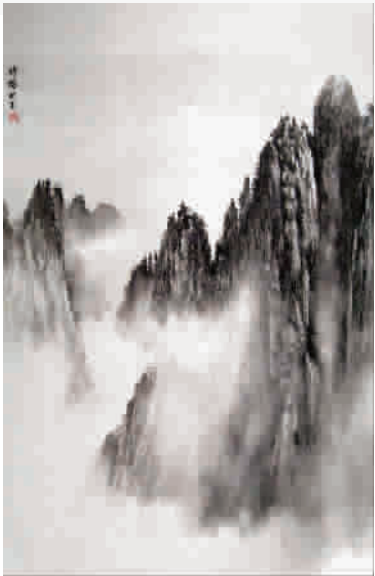
◆ 赵基坚

近期,画家陈秋生(号竹楼)与友人画家赵养正的中国传统扇面联展刚结束,我有幸去他画室观其作品风采。一进画室,扑面而来的不是涓涓扇画,而是一幅幅虚无缥缈的雾,雪浪滚滚的海,苍翠欲滴的松,被雪浪拍打群峰的黄山胜景图。山川秀润,笔墨华滋,无论神韵气象,应物象形,其黄山图滔乎大方,博大浑厚,给人以无比的震撼。将传统中国画水墨技法运用得淋漓精致,或空间留白,或淡墨轻飘,或层层渲染,不惜多次复加,干净飘逸,浑厚滋润。

黄山的景色给画家陈秋生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和创作激情,从早年匆匆路过黄山,到近期的黄山采风,大自然的神采,气质和面貌以及四季变化,云彩的阴阳晦明,得到不断探索和感悟。观其作品,群峰列岫,云雾氤氲,极尽丘壑之美,这是画家对黄山的强烈感受,是心灵与现实的发现和省悟,是其追求自我意绪,心境,审美品格和精神境界

的展示。品读画家陈秋生作品,感受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所迸发出的火花,是强烈而鲜活的时代感和生命力,是对传统美学的理解和深入,是对现代美学领悟的升华。摆脱了传统技法的束缚,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笔墨风格。

山川秀润,笔墨华滋,得益于画家陈秋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刻苦磨练和坚韧的追求。陈秋生早年曾拜师山水画大家吴湖帆入室弟子黄秋甸、朱梅邨先生研习传统绘画。在先生的亲授下,每临一树一石,一草一竹,“不可多一笔,不可少一笔,惜墨须如金”,便是先生教学之口头禅。对书法的钻研如同绘画一样几十年苦心临帖,其线条笔力已见浑厚圆润。书画同源,绘画的线条来自画家的书法功力,将书法的用笔、用墨、结体及章法等理念融入绘画,便是绘画境界的提升。从临习清四王作品到明董其昌作品摹写,再上溯到宋元诸家笔法,几十年的学习笔耕不辍,静心领悟,凡社会活动,交际应酬之类均谢绝



■ 陈秋生的黄山风景画

参加,唯其津津乐道的则是各大博物馆的藏画,几十年的坚持和磨砺使其传统功力十分扎实,反映在作品中是静、净之气,书香之气以及浑厚大气。

愿画家陈秋生的山水画艺术走出画室,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放出风之炫丽的光芒,成为时代艺术的主流。

海上印社

作为印人的任颐和任预

◆ 韩天衡 张炜羽

近代海上画坛风起云涌,活跃着一大批才艺超群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既秉承传统,又勇于探索,开拓出一种贴近新兴市民阶层现实生活与审美趣味并雅俗共赏的画风,在我国近代绘画史上谱写了一段绚丽的篇章。海上画家中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以精绘人物、花卉、翎毛、山水享誉艺坛,殊不知他们当中还有工于篆刻者,因画名太盛,印作又稀,长期以来被人忽略不计。

任颐(1840-1896),初名润,号小楼,后更字伯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父亲任鹤声是民间画师,擅长写真。任颐幼时克承家学,潜心习画,打下良好的基础。年轻时曾一度被太平军招募,充任旗手一职。太平天国失败后旅居宁波,年近三十时至沪上鬻艺,先后师从任熊、任薰兄弟。任颐的肖像人物,勾勒精妙,赋色明丽,他善于通过人物的神情举止和容貌服饰,生动刻画出画主的身份与精神气质。任颐为挚友吴昌硕、高邕、周闲、胡公寿、吴仲英等一一写照,无不栩栩如生。其他以传统神话、仙侠人物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形体夸张,相貌奇峭,多取法明末陈洪授。著名的《群仙祝寿图》十二幅通景屏,已将人物画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作为近代海上画派的杰出代表,任颐的书、画、印等综合修养极高。他早年深研篆刻,得萧山印人任晋谦指导,对传统篆刻艺术有深刻的感悟和自信,称:“余此调久不弹矣,一日,金君出石索篆,即奏刀,毕视之,古气浮动,何也?昔日鄙而衲,今日悟而发。所谓存竹在胸,由是之乎。”从信心满满,提刀即刻,到古意盎然,全因匠意于心。“颐菴”、“頔菴”是他硕果仅存的作品,章法虚实相映,气韵生动,明显受到吴熙载和浙派的影响。任颐在绘画艺术上能不断创新求变,而篆刻创作借鉴却与同时代诸多印人不谋而合。对他的中年弃刻刀而专注丹青,以笔者愚见,一是其画名日隆,索者如云,无暇顾及。二是彼时篆刻高手迭出,似乎也令其不必也不能留栈。任颐今传世所作仅此两钮,然正因其稀罕,也就愈显示出不凡的价值。

“四任”中最年轻的任预(1853-1901),又名豫,字立凡。浙江萧山人。任熊之子。少时懒嬉,不肯用功学画。及长,蹊径别开,所绘山水、花鸟、人物,一变任氏家法,纯以天分秀出尘表。任预因性格疏懒落拓,非至穷困潦倒时不肯动笔,即使动笔也往往拖沓延宕,而这些尚未细加工的作品,得者称为奇构。任预刻印曾得赵之谦指授,但从遗存的作品来观察,却深受徐三庚印风的熏沐,作品不仅强调笔墨情趣,篆法每每中宫紧束和末笔作折曲飞腿等徐氏招牌式动作,颇具妍丽动人姿态。

与早年承袭皖、浙传统的任颐相较,出生较晚,长期生活在上海城厢的任预,以风头正健的大名家徐三庚为依傍,来迎合彼时市民社会世俗化的审美倾向,也是时风所趋。任颐因浸淫于绘画而放弃刻印,任预则由懒散成性而少作,但他们在晚清印坛惊鸿一瞥,惹人相思,后人甚至为任颐和近代大画家张大千未能坚持篆刻而深感惋惜。但历史不存在假设,人有专长,业有专攻,铁笔与毛笔不类,篆刻一道与绘画技法相距甚远,能像吴昌硕、齐白石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登艺术巅峰,传百世美谈,谈何容易!

印坛点将录 55

■ 图例1
任颐篆刻
“頔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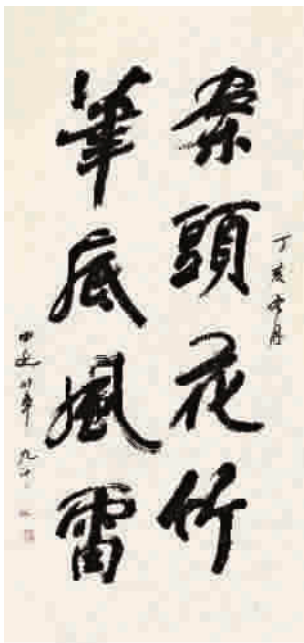


■ 图例2
任预篆刻
“胡氏三桥”

书法故事

书法中悟诗,诗中悟书法

◆ 吴柏森



■ 田遨书法作品

田遨先生已97岁高寿,6月27日其家乡山东济南历城为他隆重举办“文学艺术研讨会”和“诗书展”,我有幸随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代表团赴济南亲历其盛。

田老是创作丰硕的作家、诗人,知识渊博的学者。此次济南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参观田老的“诗书展”。所展书法作品对联、横披、条幅、小品、大字小字琳琅满目,所书均为其自作诗词、佳句。这正是契合中国书法本义的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书法家都兼具诗人、学者;现代书法家则寥落可数了。作为晚辈,与田老素昧平生,对其书法见之甚少。当我拜读田老书法作品时,心中不由涌出敬重和钦慕。田老书法用笔精能,笔力劲健,结体舒展大方,还时有飘逸之笔。侧中得稳,因运笔用腕,使线条圆润、凝练,不斤斤于点画的布置,强调端庄和刚健中辅以流利和婀娜,秀逸灵气,书卷气扑面又精气神十足。作为诗人,田老书法充满激情,真情直露,具强健旺盛的生命力。从字中根本看

不出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者所写。更毫无卖弄技巧故作姿态以及被法所缚的匠人气。田老曾说,写诗是因为“人需要沉思,需要歌唱,需要感情宣泄”。所以他从书法中悟诗,从诗中悟书法,将书法心得写成论书100首(七绝),长歌吟唱,评书论法,赞美前贤,立意高远,寄情深切,慷慨激昂,写字即写诗,写字即歌唱,写字与写诗同为情感宣泄,田老是怀着满腔热忱去拥抱生命。他以他的文化涵养寄情于书法之中,惟真解书法,真爱书法者能达此佳境。艺术的至高即是返璞归真,以心造境,以笔展心迹。田老做诗写字心情开朗,自由翱翔,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气象,其乐何极?田老一生不免也有风波跌宕,但他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内心是非常强大的。

田老如今仍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谈吐自如。他的淡定、宽容、低调、不争,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的人生态度是他长寿之本,是我最为敬重和心仪的。

当代新作

“屋语”的求实求新

◆ 张明智

前些天,我从上海的北面搭乘地铁到南端去看了李元勋的作品,互相交换了对中国画的看法,大概是因为见解的一致,话题轻松多了。

早就知道李元勋画山水有几下,这次他的“屋语系列”入选了庆祝建国65周年上海美术作品展,暨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选拔展。全国性的画展是以时代性为创新的先导,在形式上更重新意。李元勋早先也是画传统山水,套在老先生的路子上,为什么这几年换了一种新观念,画新形式的山水画风,这与他的家世有关。他的祖父与王一亭有交往,是个实业家,又是读书人,文化素养高,这种求实求新的态度与海派绘画的精神是一致的,很自然地传给了李元勋。

李元勋画的山水我以前看过,是纯水墨一路的,到现在他还是这样认为:画中

国画的人中好多人进行跨界创新,色彩成了水墨的主体,他认为还是应该水墨为上。以前前辈大师中傅抱石先生的水墨山水连同笔姿与墨色的气韵都是纯粹的传统语言,大师用传统语言同样抒写了创新的泼墨写意山水,十分生动。海上名家应野平先生的山水,小青绿结合写生与生活,纯水墨的气息也很生动。

话题转到李元勋的“屋语系列”,这几年李元勋参加了上海美协的研修班和沙龙班,得到了专家的指点,进而对中国画有了新认识。他去湘西、贵州见到好些扎堆的木屋,它们线条率直。在经营位置上,山寨在川水奔流的山岫上一扎一扎错落有致,绵延壮观。李元勋能将陆俨少先生那种奇峻的云气开合与这山寨错落结合,有淡雅入致的抒情。山树、石脊、屋寨融合有宋画的高耸,这种画有功力、有



■ 李元勋作品《古屋新语》

新意、有生活气息,是当前倡导的南调北骨的融合,显现出他山水画特有的新风新貌。李元勋靠自己的勤奋探索走出了一条新路。